

依旧桃花面

许童童 著



一个让你重拾温暖与爱的故事，直击**80后**新婚生活

YZLI00001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依旧桃花面/许童童著. —北京:朝华出版社,2011.12

ISBN 978 - 7 - 5054 - 3002 - 0

I. ①依… II. ①许…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60324 号

依旧桃花面

作 者 许童童

选题策划 杨 彬 王 磊

责任编辑 王 磊

特约编辑 一 凡 苏 苏

责任印制 张文东

封面设计 小徐书装

出版发行 朝华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 邮政编码 100037

订购电话 (010)68413840 68996050

传 真 (010)88415258(发行部)

联系版权 j-yn@163.com

网 址 www.blossompress.com.cn

印 刷 北京联兴华印刷厂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字 数 359 千字

印 张 21.25

版 次 2012 年 2 月第 1 版 2012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装 别 平

书 号 ISBN 978 - 7 - 5054 - 3002 - 0

定 价 29.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 Chapter 1

男人的美也有百媚千红，像雪澜这样的，就是令大多数女人没有抵抗力的那一种。当初的朵朵，也就是被雪澜的忧郁气质所吸引，从而入了情涡、失了魂魄，以至于积蓄多年的爱从此一泄千里，不可收拾。



俗话说：人在江湖飘，哪能不挨刀？但那指的是江湖中人，而朵朵一向没有怎么飘在江湖，最近却又挨了一刀。

桃花刀。

给朵朵捅刀的不是别人，而是她家先生，她的俊俏老公唐雪澜。准确地说，出刀的也不是雪澜，而是雪澜惹的那些大马路上随处可见的野生桃花。

新近一次桃色事件发生在某个春日的周末。清晨，朵朵在满床阳光中醒来，正懒懒地躺在新家松软的床上伸直了小腿，就接到了一个女人的电话。

女人说：“你是陶朵朵陶小姐吧？知不知道昨天你过生日，你家亲爱的为什么没陪着你？不知道？呵呵，那就让我告诉你，因为他没有时间。你老公为什么没有时间？呵，因为他在我的床上呀。我是谁？我姓杜，我是雪澜此生最爱的女人。”

女人的声音柔美得像丝绸，说出来的话却像一把裁剪丝绸的刀，轻、快、准、狠。朵朵几乎听到耳边哧地一声轻响，仿佛空气被女人的话剪开了的声音。

朵朵“哦”了一声，重复着那女人的话：“原来你才是我老公此生的最爱……”电话那端的声音一下子变得傲然，“当然，如果他最爱的人是你，为什么在你最重要的日子，他会和我在一起？如果他不爱我，又怎么会花整夜的时间陪在我身边？”

“哦，原来你才是我老公此生的最爱……”

“陶小姐，现在你清楚了吧，雪澜早已不再爱你。没有感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所以，请你离开雪澜。”

“哦，原来你才是我老公此生的最爱……”

“……”

“哦，原来你才是我老公此生的最爱……”

无论对方说什么，朵朵只是不急不徐、闲庭信步地重复着同一句话，到最后，干脆坐起身子，将手机夹在右耳上，在阳光底下伸出手指，看到它们长长的、仿佛上等美白玉，呈半透明状。

几个回合下来，电话那头终于气极道：“陶朵朵，你到底有没有听我在说什么？！”

“哦，原来你才是我老公此生的最爱……”

随着呼呼的喘气声，电话那头有什么重物轰然倒地……

从容应对完情敌，朵朵轻快收线。雪澜虽然保持姿势未动，却忍不住一声轻笑。朵朵狠狠地白了老公一眼，自己也跟着笑起来。雪澜一翻身拥了朵朵入怀，说：“丫头，你这招就是传说中的‘无招胜有招’吧？”

朵朵作势推了雪澜一下，嗔道：“去。”雪澜笑道：“你要我去哪里？你明明知道不是她说的那个样子。”朵朵冷哼。雪澜这才拿起妻子的手机，看了一眼“已接来电”，道：“原来是她。她全名叫杜心如。昨天我去她们公司找她催收广告款——她是公司的法人——说是心情不好，硬是要我陪着她喝点酒，之后不肯结账。后来不知怎么的她就醉了，我便送了她回去。等一切安排妥当，再看时间已是凌晨三点，想来你已经睡了，所以也就没有给你打电话。”

雪澜与人合作开着一家小广告公司，因为还处在创业阶段，所以整天忙忙碌碌的，经常要出差。前一日是朵朵28岁生日，雪澜去省内另一个城市收广告款，一直到次日清晨五点方才回来，自然错过了陪朵朵过生日的时间。

朵朵只是听雪澜说，也并不愿意多想多问，佯装生气，扭脚扭手地从雪澜怀里扭出来，翻过身子背对着雪澜，作出生气的假象。

其实朵朵并没有真生气。朵朵之所以没有生气，是因为这样的桃色电话并不是第一次。朵朵想起了张扬的妻子付小歌对自己说过的话。

张扬既是雪澜的大学同学、好朋友，也是雪澜广告公司的合伙人，所以付小歌也常常跟朵朵一起逛街、聊天。十天以前，付小歌曾悄悄告诉朵朵，雪澜又遇到了一个喜欢他的女广告商，那女人叫杜心如，离过婚，很有钱，也强势，常常以工作为名，要求雪澜陪她吃饭。

傅小歌说，杜心如曾在一次醉酒后不顾张扬也在场，哭倒在雪澜的怀里。泪眼婆娑的杜心如说，她事业做得很大，但内心却很孤独，如果雪澜愿意，她可以倾尽毕生财产，以换得雪澜后半生对自己的陪伴。

傅小歌说：“朵朵啊，都说你家雪澜往死里招桃花，你可要当心。”朵朵听了只是笑，说：“你家张扬出差的时间倒是多，就算外面有了女人，你也不知道吧。”傅小歌说：“只要他不让我知道，若是让我知道了，哼！”傅小歌又说：“朵朵，现在这个世道，他们就算外面有了女人，我们也未必知道，算了，我只要求他不养。”

朵朵点头，道：“是呢，我听说，要是得上脏病，那个地方确实要痒得不行的。”傅小歌一怔，继而认真地打量了好一会儿朵朵的脸，突然大笑起来，一面喘着气，一面推扶着朵朵的肩，说：“要死啦，不是痒，是包养的养！”朵朵一怔，也笑起来。

傅小歌笑过后，幽幽道：“我只不要他养‘三’，一养就养出感情来了。不过朵朵呀，你也真算是有福气的。杜心如这事若摊到张扬头上，他还不上滚到那女的床上去——偏你家那位不接招，只是拍拍杜心如的肩，说她喝多了，要她回去好好休息，不要多想。”

朵朵只是没有向雪澜打听杜心如这个人，但是，杜心如这三个字的印象却十分深刻。现在，也许是杜如如在雪澜那里黔驴技穷，居然想出在朵朵这里编排事实、搬弄是非、背水一战的招术。

只是杜心如并不知道，自从与雪澜相恋以来，杜心如这样带着技法的土“驴”，朵朵也不知道见了多少只。

朵朵知道自己先生的面相生得好，高高、帅帅的，有着最最浓黑的头发、最最富有穿透力的声音以及最最温柔、像波罗的海一样令人沉迷的眼睛，他的眼睛里，终年笼罩着浓得化不开的忧郁，让女人一眼望去，便情不自禁地想溺入其中。

男人的美也有百媚千红，像雪澜这样的，就是令大多数女人没有抵抗力的



那一种。当初的朵朵，也就是被雪澜的忧郁气质所吸引，从而入了情涡、失了魂魄，以至于积蓄多年的爱从此一泄千里，不可收拾。

朵朵初识雪澜，是在三年前某个秋日下午。那天朵朵正好闲着，便去了她经常光顾的一家临江的咖啡厅。因为那天有雨，咖啡店里光线比较暗，所以，店中每一张桌子上都点了灯。一盏一盏的，仿佛一颗又一颗星星落到了手边。屋子一片星光。但那星光又不同于天上的点点明星，倒仿佛从水里捞出来似的，湿淋淋的。星星多了，在室内又组成一条桔色的河，浸得其中每个人的眉睫、发梢、面容都呈现出一派温柔的暖色。朵朵刚刚上到二楼，迎面就看到一个修长的、干净的、秀气的年轻男人暖暖地斜靠在书架前。男人低着头，手里正拿一本诗集细看。

路过男人身边时，朵朵瞟了人与诗集一眼，这一眼让朵朵发现，男人手里的诗集竟是自己最最喜欢的昔年的黄教领袖活佛仓央嘉措写的情诗。而在这以前，朵朵从来不知道，这世上也会有男人对仓央嘉措感兴趣，她好奇心顿起，不禁多看了男人一眼——而对方只是一味低了头，浸染在暖湿的黄色光芒中，眉目不清。朵朵只看到他好看的、有型的下巴，那样漂亮的弧度。朵朵随之闻到的，是他身上发出的淡淡香味。那香味很好闻，是那种原始森林里的、阳光下的、静静泉水的味道。

当朵朵走向自己常坐的那个临窗的座位时，发现这里前一桌的客人已经走了，但有一盒已经吃过一半的餐盘还在桌子上。朵朵以为是服务生来不及收拾桌子，便招手让人收走前面客人留下来的餐具，还没来得及给自己点好餐，那个手里拿着仓央嘉措诗集的男人就走了过来，“小姐，你好像坐在我的位置上了。而且，我很想知道，我没有吃完的食物去了哪里？”

一个美丽的误会，使雪澜和朵朵很快成为朋友，并且顺理成章地相爱了。再后来，两人都觉得对方是自己穷尽一生等待的那个人，就见了双方家长，然后步入婚姻殿堂。这一系列的过程中，也有来自朵朵那个大家庭的阻力，但朵朵对雪澜的感情坚定又热烈。那时，朵朵守候了25年的爱，正如大江一泄千里，足可冲破任何堤坝，所以家人的反对并没有改变朵朵爱的步伐，反而因为那样的阻力，让朵朵更加喜欢雪澜。

陶朵朵在自己25岁时遭遇了今生唯一的爱，如今结婚三年，她依然觉得自己爱雪澜爱到入了骨髓。只可惜他们婚后，却还不断有其他女孩对雪澜示爱。

好似肥皂剧里用滥了的情节，那些女孩子，有人半夜给雪澜打电话诉说相

思；有人每天几次，给雪澜发短信写情书；有人曲线救国来骚扰朵朵；有人甚至以自杀相胁，让雪澜分出一块心给她……

最令朵朵啼笑皆非的是一个19岁的富家女。那女孩带着支票簿与必胜的决心来找朵朵谈判，提出以高价“收购”雪澜。当着朵朵的面给雪澜打电话，说：“她陶朵朵和你睡了三年还不够，为什么不把你让出来，让能让你更有前途的女人?!”

爱情三十六计，女孩们前仆后继着争夺朵朵的老公。朵朵曾想拿雪澜的八字，去找周易大师算上一算，看看雪澜的命格里是否处处桃花，最后，因为婆婆孙春梅记不清楚雪澜的八字而作罢。

朵朵曾调笑自己的先生说，拜托，麻烦您不要动不动就上演都市欢喜剧《桃花朵朵开》，好吧？雪澜就笑说，你就是我的桃花我的林，有妻在手，谁还会为一朵花放弃整片桃林？”

不过话说回来，雪澜真的是个现代版的柳下惠，虽然，他俊俏的外表不容任何人无视，但他绝不会对除妻子以外的女人动心。也因为朋友们都知道雪澜的专情，在播放新版电视剧《西游记》时，大家发现雪澜与剧中扮演唐三藏的陈司翰活脱脱一个模样，况且雪澜又姓唐，所以朋友们便送他一个绰号——“圣僧”。

因为“杜桃花”这么一闹，朵朵说：“唐圣僧您看看我吧，自从与您老成亲以来，这一路走得就好像是去西天取经的孙猴子似的，要不断与这些打唐僧肉主意的女妖们斗智斗勇。”雪澜笑道：“好好的，怎么又扯到四大名著头上去？怎么，丫头这是想吃唐僧肉了？”

雪澜说完，便去吻朵朵的后颈。朵朵躲着对方穷追猛打的唇，也笑。雪澜仿佛被妻子的笑容鼓舞，拥被而起，故作狞笑状地将朵朵裹入身下，道：“我的小妖精想吃唐僧肉了哟……”朵朵推了丈夫一把，嗔道：“去去去，别在我这里闹，找其他妖精吃你去！”

雪澜配合妻子作四下张望状，道：“其他妖精在哪里？”朵朵道：“家里没有，大街上可多的是。什么琵琶精、玉兔精、蜘蛛精、白骨精……应有尽有。”

雪澜笑着“哦”了一声，道：“最好是狐狸精。”朵朵道：“有狐狸精的不是《西游记》，倒是聊斋！红袖添香，你倒是想呢！若你有了狐狸精，看不剥了狐狸皮，拔光狐狸毛，炖了狐狸肉，来一个一狐三吃！”

雪澜一面低了头去湿吻妻子，一面道：“可是，老公我就要你这个狐狸精

吃。”朵朵将雪澜的脸挡在自己脸的上方，笑道：“不吃不吃。”雪澜笑道：“还是吃吧。丫头是知道的……唐僧肉又嫩又多汁……”朵朵扑哧一声，转头笑道：“流氓！”

雪澜搬过朵朵的身体，眼睛直接垂下来，道：“来。”朵朵道：“来什么。”雪澜道：“来我的怀里，或者，让我住进你的心里……”

雪澜说这一句话时，薄唇贴着朵朵的小耳垂，声音低得近乎呻吟。朵朵的心跟她的人都一下子软了下来。



隔着阳光看雪澜，朵朵就想起自己与雪澜相好时的种种，一种巨大的、暖暖的幸福从心底某个神秘角落汩汩流出。流着，流着，幸福的泉水暖暖地淹没了全身。朵朵微微笑着，近距离地看着雪澜的眼、眉、嘴、额。此时的雪澜，像一个要着糖吃的大男孩，每一处都令朵朵心中那根弦温暖地动着。

朵朵马上忘记了，自己本来因为别的女人的电话，是要与雪澜闹闹别扭、立立家规的，这一忘记，她就马上迎合上雪澜湿软的嘴。雪澜将一个吻送到妻子的舌尖，身体也不肯停歇，轻车熟路地进入妻子的身体，全力投入战斗。

反复厮闹、嬉笑、睡眠、战斗，及至最后醒来，竟然已是月上柳梢。两人便牵了手出门觅食，饭后，又手牵着手一道散步消食。

春天的夜晚静谧迷人，朵朵与雪澜就这么并肩走，走不多远，便到了附近的金水河边。

听不见流水的声音，只知月亮又升得更高了一些。陪伴着月亮的，是数颗明亮的星星。月亮的倒影在金边河中，仿佛谁在那里点亮了一盏灯。两人都没有说话，只是肩并肩沐浴在月光里，任春天的夜风流过面颊，岁月静好，仿佛天地间只有他和她。

然而，就在他们以为这个夜晚可以像以前所有美好的夜晚那样，让他们好好享受二人世界时，雪澜的手机铃声响了起来。铃声划破春夜，显得格外刺耳。

雪澜无奈地掏出手机，只看了一眼，赶紧接起来：“妈？”

第二天是个周日，一大早，两人吃过朵朵煮的营养早餐后，雪澜就出门参加一个大客户公司的招标会去了。雪澜走后不久，朵朵给表姐何丽打了一个电话，请表姐到自己家里来帮着整理整理，做做卫生。

朵朵的母亲林雨轩共有姊妹四个，林雨轩排行老三。何丽是朵朵大姨的女儿。朵朵现在，出任一家中型房地产公司的销售部主管。这份工作是何丽介绍给朵朵的，朵朵一做就是两年。何丽也在朵朵那家公司财务部工作，所以朵朵与何丽两人既是亲戚又是同事。

何丽今年三十五岁，二十七岁时成的家，现在有了一个六岁的叫落落的小女儿。何丽来朵朵家的时候，手里拎着一袋子新鲜肉菜，倒不似是来帮朵朵整理房间，而像是来特意帮厨做什么大餐。朵朵知道表姐一向讲究礼节，忙笑着接过那一大堆东西，将何丽让上沙发。

何丽还没入座就叫起来，说：“家里怎么这么大一股中药味？”朵朵一惊，掩饰说：“前几天雪澜有点伤风，就去中医院开了点草药。”

何丽是个大大咧咧的性格，只是这么一说，并没有多问，接过朵朵倒的水就喝。喝完水，何丽举着杯子细看，嘿了一声，就：“哟，这是那个什么芬兰的爱……什么牌限量版咖啡杯吧？”朵朵笑着说：“是 IITTALA。”何丽问过价格，呵了一声，道：“四五百块钱一个的杯子！都是三姨从小惯得你！偏你家那位也是个爱喝咖啡的小资，所以你们竟也舍得买。花这么多钱，也不晓得可以买多少斤猪肉！我倒也没看出这杯子有什么好。”朵朵只是笑。

放下水杯，何丽又问：“这次雪澜的爸妈过来，真的只是小住？还是以小住为借口，来滨江打码头？”朵朵笑着说：“人家好好的来走走亲戚，偏你说得那样难听！”

何丽冷笑道：“我说得难听？只怕以后是他们做得难看！不信我今天就把话搁在这里，咱们往后了瞧，要是跟我说的两样，我把何字倒过来写。”何丽说完，放下水杯，一面开始动手收拾房间，一面又说：“我说朵朵，当心请神容易送神难。我是过来人，况且如今房价贵得跟金价似的——我跟你表姐夫也是没有经济条件另买一处房子，否则打死也不跟公婆住的。你倒好，他们说来就来，你也不拦一下？原以为你嫁给唐雪澜这个外乡人，可以不住公婆的房子里受气，谁晓得你还是要步我的后尘。”

朵朵知道何丽与公婆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两代人的关系处得一向别别扭扭的，一说到婆媳交恶，何丽必能谈上个三天三夜，朵朵不想掺合到人家的生活中去，因此只笑不语。

朵朵不想深谈，何丽却偏要讲：“我说，两个老的既然过来，那么他们住在这里的这段时间，会不会帮你们的房子还贷？”朵朵笑道：“他们只是来看看吧。城市里有城市里的不方便，他们也未必住得惯的。”

何丽根本就不认同表妹的话，冷哼，手里不停地做着清洁，整理到朵朵家里的方型玻璃茶几，一下子想起什么，说：“这茶几好像是二姨送的吧？”朵朵点头称是。何丽说：“你家公婆来得可真是时候！”朵朵道：“怎么讲？”何丽说：“雪澜上面有三个姐姐、姐夫，他们唐家人多哟，只是上个月你们搬新家时，怎么就没看到他家里来一个，动一动他们金贵的小手指头？家具打包、摆放、做卫生什么的，哪一件不是咱们娘家人忙前忙后？他爹妈最好，一分力一分钱都不肯出，这里刚刚整理出一个眉目，他们就来了——倒很晓得坐享其成。”

朵朵分辩说：“他们家的人不是离得远嘛，千里迢迢的，谁指望他们？”何丽翻了一下白眼，说：“要说远嘛，这人是远了点，但是钱不远吧？你看看，这家里的茶几、电视、炊具、床品……咱们娘家人送了多少？外公外婆是没送什么，倒送了 2000 块钱的贺金。你家里有没有一根针是他们送的？”

当初，因为雪澜只是滨江临省一个小县城里普通人家的孩子，朵朵的婚事遭到了家里的一致反对。一片反对声里，何丽的措辞尤其激烈。娘家人反对的理由出奇的一致。首先，你们这是结婚，是过一辈子，又不是演偶像剧，戏一散场，男女主角就分了，下次见面不知何时——俗话说，“嫁汉嫁汉，穿衣吃饭”，雪澜外表虽好，但长相毕竟不能当饭吃，好看的外表不能给你终生衣食无忧的保障；其次，朵朵是滨江这个大都市里土生土长的女孩子，而雪澜的老家却在乡镇，雪澜的家庭对于朵朵的家庭来说，完全是不同的两个世界。娘家人说，结婚不仅仅是两个人的事，也是两个家庭的事。在不门当户对的婚姻里，吃亏的往往是女方。何丽特意搜罗来三本畅销小说甩给朵朵，一本《新结婚时代》，一本《双面胶》，一本《婆婆来了》，都是孔雀女嫁了凤凰男的故事，书里的女主角们，无不被难以调和的城乡生活矛盾搞得一度焦头烂额。

虽然娘家人都不看好这桩涉农婚姻，但朵朵坚持要嫁。朵朵就是喜欢雪澜，就是爱他身上那种沉甸甸的书卷气，与若有若无、看得见却摸不着的忧郁。朵朵觉得，雪澜既没有滨江本地男人的浮躁，也不会像他们那样，动不动以大城

市的公子哥儿自居、摆谱。事实证明，朵朵的选择是正确的，自她和雪澜相识相恋到结婚，这几年来，雪澜一直对她呵护得无微不至，令朵朵随时想起，随时觉得自己很幸福。

如果硬要挑婚姻里的刺，那就是，朵朵不太明白，为什么婆家人不和自己礼尚往来。每年春节，朵朵总要大包小包地买了礼物回去，那时的她，就像个圣诞老人似的，给公婆姐姐姐夫侄子派发“节意”和红包，而她回转滨江时，基本上是行囊空空。

不过，朵朵在钱财方面一向不太计较，所以她将婆家人不给自己相应回礼的做法，直接理解成为性格或者文化上的差异，也没有觉得有什么不高兴。

送了何丽回来，朵朵进到厨房，将当天的中药全部倒入药罐，加上清水泡了半小时，方才煎药。

药材极多，即便那罐子的容量已是市面所售最大的一种，药材一倒进去，还是埋到了罐子口。汤煎得又浓又苦，朵朵皱着眉，捏着鼻子，好容易才将规定的量喝下肚去。

公婆是第二天中午到的。雪澜早就与朵朵分好工，前者负责去车站接人，后者则在家里准备接风洗尘的饭菜。因为前一日何丽带来的菜品还有不少，朵朵便规划了做出四个菜：一个西红柿鸡蛋、一碗红烧肉、一盘煎带鱼以及一碗麻婆豆腐。又想着多煲一个汤。朵朵不敢看人杀鸡，就跑到家附近的超市，买回一袋鸡，回家稍加处理之后，放入汤煲。

等鸡汤煲至浓白时，雪澜带着自己的父母进了家门。朵朵只一个瞟眼，就吓了一跳。电话里明明说的，只是小住一段时间，可公婆竟带来了一、二、三、四……大大小小七件行李包裹。包裹里除了衣服，还有棉被、土布床单、自家腌制的五香萝卜干……就连梳子、镜子这种小东西，都没有忘记随身搬来。外人若不知道，一定会以为老两口将半个家搬来了滨江。

朵朵快步迎到门口，一面从婆婆孙春梅手里接过包裹，一面笑道：“梳子、镜子家里都有好多呢，用我们的就好。您大老远的拎着多累呀。”孙春梅笑着说：“也知道你们有，只是，我们带了你们就不必花钱去再为我们买。”

孙春梅嘴上说着话，眼睛不停地打量他们90平方米的两居室，脸上露出满意的神情。雪澜爸将每个房间也看了一个遍，随后往沙发上一坐，接过雪澜特意为他准备的中华香烟，点燃，缓缓吐出一口，慢慢点头，道：“儿子能在滨江



买大房子，当爹的也就安心了！”

孙春梅眼看着朵朵进了厨房，悄悄拉了一下雪澜的手，问：“这么大一间房子，在滨江怕是要卖七八万吧？”雪澜说：“这里是市中心，内环线里，九十万。”

孙春梅叫了一声老天。又问：“这么贵的房子，四儿啊，你上哪里去弄得这许多钱？”雪澜说：“首付只付了一部分，余下的钱分期付款，每个月向银行还几千块钱。”

雪澜说完，想去给朵朵帮厨，被孙春梅一把拉住。孙春梅认真问道：“首付是你们谁出的钱？每个月的钱是你交还是她交？”雪澜笑道：“妈，人家是嫁到你家里来的，这些钱当然由您儿子出。”雪澜说完，也没有看孙春梅一下子沉下来的脸，自顾去找朵朵。

因为这次公婆的突如其来，朵朵和雪澜将朝南的大床让给了老人们，小两口晚上就睡在客房里。朵朵一向有择床的毛病，及至夜深了，依然翻来覆去地睡不着，便想着上趟洗手间回来再睡。

洗手间挨着主卧室，朵朵刚刚走到门口，突然听到主卧里传来一阵不小的动静。起先，朵朵以为公婆也失了眠，念头只是一闪，便听到一阵令人心跳的声音。朵朵没有想到，公公已经是快七十岁的人，还能在半夜里这么折腾婆婆，再也不敢朝洗手间靠近半步，蹑手蹑脚地回到房间，又等了好长时间，估摸着那边战事已然偃旗息鼓，方才像小偷似的轻轻过去，偷偷将自己的事情解决了。



第二天雪澜醒来时，孙春梅人已在厨房里给全家人做小米粥了。雪澜笑道：“妈，您昨天刚来，也不多睡一会儿？”孙春梅没接话，只朝雪澜身后探了探头，

问：“你媳妇呢？还睡着？”雪澜“嗯”了一声。孙春梅就有些生气，问：“怎么，平时都是你做早饭给她吃？”雪澜笑道：“朵朵平时工作忙，压力又大，让她多睡一会儿。我是自己开公司，早去一点晚去一点没有什么关系，吃完早餐还可以睡回笼觉的。”

孙春梅皱眉道：“家里女人不做饭，倒让男人做？你就不上班？你的压力就不大？房子的钱让你一个人出，贷款的钱她百事不管……”雪澜想阻止母亲，刚说了一声“妈”，孙春梅的音调已不知不觉提高了八度，说：“什么事都指使自己的男人……哼！还吃早餐，她真能吃得进去？”

雪澜道：“妈，您小点声音，当心邻居听见，还以为咱家发生了什么不得了的大事呢。”孙春梅压低嗓门，说：“四儿啊，什么叫下马威？这就是。你结婚的时候妈就说过，一定要在结婚当天压着你媳妇睡，你没听是不是？每年回家，妈都看不过去你媳妇那个娇气的样子。那样的女子会持家？说出去也不怕人家笑！只是你们以前房子小，妈没能跟你住在一起，不能好好调教你媳妇儿。你妈要是这次不一上来灭了你媳妇的威风，以后就难管这个家了。原来你们家里只有你和她两个人，势力对等，现在可不同。现在我们老唐家有三个人在这里，未必还怕她不成。”

雪澜啼笑皆非，道：“妈，什么人多人少的，势力不势力的。朵朵是我的妻子，我们这是结婚过日子，又不是打擂台。”孙春梅道：“不是你这么说的，一个家里的两口子，总是一方听另一方多一些的，你听戏文里唱的，不是东风压倒了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了东风，妈养了你这许多年，只能让你压住别人，不能让人压住你的。”雪澜更是好笑，道：“妈，平时都只有我指使她，并没有她指使我的。再说，这里是滨江，并没有我们老家那样的习俗。滨江的男人婚后都是要做家务的。在这里，男人做家务天经地义，并没有旁人会说三道四。”

雪澜一面说，一面笑着从厨房里退了出去，当他轻手轻脚地进到自己卧室里时，朵朵依然拥着织锦的枕头，深陷在梦乡中。雪澜看到妻子睡得跟只粉红小猪似的，小脸很是好看，便忍不住过去轻轻亲了一下她的面颊。朵朵连哼都没有哼一声。雪澜干脆抱了朵朵入怀，用唇进行密集式亲吻轰炸，轻轻道：“快起来，朵小妖。”

朵朵闭目扭头，哼哼道：“不要，让我再睡一会儿。”雪澜道：“不能睡了……喂，小琵琶，小蜘蛛，小玉兔，小白骨……小屁股！”

“去去去，你才是小屁股！”朵朵反抗，语气虽然厉害，却依然闭着双眼。雪澜“呵”地轻笑一声，道：“我是说，太阳都晒到小屁股了。”朵朵又“哼”了一声。雪澜笑道：“好了好了，上班要迟到了……这个月的全勤奖又要没有了……”

朵朵平时最享受的就是雪澜对自己温柔的宠溺，闭目笑道：“几点了？”雪澜看了一眼手机屏幕，说：“七点整。”朵朵钻入雪澜温暖的怀里，小小的头在他胸前来回摩挲，道：“好困，不想去上班。”雪笑道：“那好，不去就不去。不想去就再睡上一会儿。”

雪澜这么一说，朵朵倒一下子睁开眼睛，说：“哪里还能睡？如果因为贪睡丢了工作，咱们家里的生活费怎么办？我有时想一想就怕——咱们家每个月固定开支得近万块钱呢——房贷加物管费 4000 块；水、电、天然气、有线电视、买米买油买菜至少 2000 块；我吃的中药又贵，每月固定得花上 1000 块；我们俩的电话费加起来 500 块；我坐公交的钱加上你养你的小‘高尔夫’——又是一个 2000；还有我们各要交一部分医保社保金，穿衣买鞋，人情往来……样样都得要钱啊。”

雪澜知道妻子手松得很，尤其是对自己这一块，该花不该花的——买东西时从来不手软，让自己全身上下，都是名牌。朵朵对自己倒是没有像对雪澜那样大方，又不化妆，护肤品也只用国产品牌，服装配饰方面，每个单件从来不超过 500 大元，其他消费也就是买些书，在淘宝上淘点必需品，又或者和同事闺蜜们约了去夜市淘货，以及喝喝咖啡。

只是，朵朵偶尔算一下经济账，自己就会把自己吓得一跳。

雪澜也知道，朵朵也就是这么一说，朵朵只是想自己多赚点钱，而并不是在抱怨雪澜。所以，每每朵朵一心痛钱，雪澜就心痛朵朵。雪澜轻轻抚着朵朵的脸，柔声道：“你也不要太辛苦。”朵朵道：“倒是不辛苦，只是每天要想着怎么搞定客户，想着我们项目的销售业绩怎么才能够超过公司其他项目平均销售业绩。心有一点累。”雪澜道：“心也是身体的一部分，心累了自然就会影响身体，要不，你干吗老吃补药。”

朵朵一时没有反应过来，说：“什么补药？”雪澜“咦”了一声，笑道：“你每天煎的是什么？”朵朵方才知道自己说漏了嘴，暗地吐吐舌头，说了一声“哦”，便没了下话。

雪澜也没有多想，说：“咱们慢慢来。你也不必太着急。总之，我可以向毛爷爷保证，我们的生活会一天天好起来的。”朵朵吓了一跳，笑道：“什么大事，还要搬出毛爷爷。”雪澜笑着说：“我公司现在的发展呢，还只能说处于起步阶段。所以，可能还得夫人辛苦一段时间。我也一直在努力，努力为你，为两家的老人创造更好的生活。对于生活，就算再苦再累，我也不会退缩的。”

朵朵掩嘴笑了起来。雪澜诧异道：“笑什么？”朵朵道：“也没什么。”雪澜道：“不对，一定有事。快说快说。”一面说，一面笑着伸手去挠朵朵腋下。朵朵怕痒，连躲带笑，道：“我说我说。”雪澜停了手，笑着说：“快讲！”朵朵笑道：“你也不必那么辛苦，只找胡小姐要业务做好了，一本万利。”

雪澜想了一下，道：“哪个胡小姐？”朵朵一本正经地说：“自然是狐狸精小姐。我这里搞个老公出租，每小时收一点费，保证一本万利，供不应求。”雪澜笑道：“好哇，看来你今天真是不想上班了！”动手就去捉朵朵。朵朵早已跳了开去，一个劲地笑。雪澜还要追，朵朵笑道：“好了好了，我要迟到了。”

谁知就这么腻了一会儿的工夫，朵朵家里的洗手间已经被人攻占了。

占领了洗手间的是雪澜的老爸、朵朵的公公。公公是个“老便秘”，早上有定时排便的习惯，一蹲进洗手间里，不到半个小时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朵朵的洗漱用品全部放在洗手间中，公公不出来，她只有急得在外面跳脚的份。等了五分钟，又等了一个五分钟，朵朵实在是没有办法，只得让雪澜一次次去敲洗手间的门。公公每次都回说：“快了快了。”但就是看不到有人出来。

朵朵眼见再不出门就要迟到，手忙脚乱地打开雪澜的旅行袋，从里面翻出雪澜从酒店里带回家的一次性牙膏牙刷梳子，再带上面霜等护肤品，硬着头皮去敲对门邻居家的门。

邻居家有个三岁的小男孩叫嘟嘟，长得虎头虎脑，朵朵平时挺喜欢逗着他玩，也会给他带一点吃的玩的东西，所以嘟嘟也挺喜欢朵朵。门开了，嘟嘟正被母亲抱在手上，看见朵朵，憨笑着说：“阿姨好！”

朵朵没时间理会嘟嘟，红着脸，径直向嘟嘟妈说明来意，得到许可，冲锋一般奔入邻家洗手间。事情办完后，又慌里慌张道过谢，回到家里。朵朵来不及吃孙春梅煮的小米粥，将手袋一抓，风般掠过自己婆婆，夺门而出。雪澜跟在后面喊道：“朵朵，我开车送你？”朵朵道：“不用不用。我们又不同路。”她

便直径去了。

孙春梅在家里看得一清二楚，正好雪澜爸洗净了手从洗手间出来，她便对雪澜爸说：“你看看，我说什么来着，不来滨江不知道，她去咱们家里，那是做客的样子呢——只看到小姑娘娇滴滴的，并没见这么使唤自己的男人。吓，不做早餐的妇人，还要求自家男人送她去上班，这才是大城市里的姑娘们，是大户人家的少奶奶派头！小城市里的人挤破了头想进大城市——原以为你儿子娶了个大城市里的姑娘就是进了天堂！结果呢，你儿子是在天堂里给人当长工呢！要打工也不要跟她打呀，我们家老四是什么人？！多少大姑娘哭着喊着要嫁给他，偏让她进了我们老唐家的门！四儿要是早听我的……”

“妈！”雪澜突然白着脸出现在孙雪梅面前。孙雪梅吓了一跳，忙说：“好了，好了！妈知道都是过去的事……都是过去的事！妈不讲了，不讲，不讲！”

一周以后。

这天下午两点，正在开会的朵朵突然接到婆婆的电话：“朵朵呀，妈有点事情想跟你说说，今天能不能请个假早点回家？”

朵朵从会议室里走出来，问：“妈，什么事？”孙春梅说：“这件事情嘛，说大也大，说小也小。”朵朵怔了一下，说：“妈，我正开会呢，晚一点给您打过去好吧。”

谁知工作一忙，朵朵就把这事给忘得一干二净。

到了下班时间，朵朵又接到雪澜的电话：“丫头，可以准时下班吧？早点回去，妈今天做了好菜等着我们。对了，妈还特意问过你你喜欢吃什么来着。”朵朵“啊”了一声，这才记起婆婆找过自己，想了一想，记起从今天起，家里已改由孙春梅掌厨——也许婆婆就是想问问自己，喜欢吃什么菜呢。走到大楼的安全通道口，朵朵说：“不行呀老公，我把药放到我妈家里让她帮着煎呢。中午因为忙，就没回家吃药，如果晚上再不去，今天一整天的药就泡汤了。”

雪澜说：“中药嘛，间或少吃一天，也不见得就会出什么大事。况且又是补药。爸妈刚来不久，你若晚归，似乎也不大好，搞得倒像不欢迎他们似的。老年人心事本来就重，让他们疑心就不好了。再说，今天妈还特意叫了媛媛来家，说是咱们家的人一起吃个团圆饭。老年人喜欢小辈常聚膝下。况且他们又住不了多长时间，你也别太扫爸妈的兴。”

朵朵听雪澜将话说到这个份上，只有应允。雪澜又提出，请何丽一起吃饭，朵朵也一并应下。